

第四十三回

黑河妖孽擒僧去

西洋龍子捉鼉圖

却說那菩薩念了幾遍，却纔住口，那妖精就不疼了，又正性起身看處，頸項裏與手足上都是金箍，勒得疼痛，便就除那箍兒時，莫想褪得動分毫。這寶貝已此是見肉生根，越抹越痛。行者笑道：「我那乖乖，菩薩恐你養不大，與你戴個頸圈錫頭哩。」

那童子聞此言，又生煩惱，就此綽起鎗來，望行者亂刺。行者急閃身，立在菩薩後面，叫：「念呪念呪！」那菩薩將楊柳枝兒，蘸了一點甘露，洒將去，叫聲「合」！只見他丟了鎗，一雙手，合掌當胸，再也不能開放。至今留了一個「觀音扭」，即此意也。

那童子開不得手，拿不得鎗，方知是法力深微，沒奈何，纔納頭下拜。菩薩念動真言，把淨瓶欹倒，將那一海水，依然收去，更無半點存留。對行者道：「悟空，這妖精已是降了，却只是野

心不定，等我教他一步一拜，只拜到落伽山，方纔收法。你如今快早去洞中救你師父去來。」行者轉身叩頭道：「有勞菩薩遠涉，弟子當送一程。」菩薩道：「你不消送，恐怕誤了你師父性命。」行者聞言，歡喜叩別。那妖精早歸了正果，五十三參，參拜觀音。

且不題那菩薩收了童子，却說那沙和尚，久坐林間，盼望行者不到，將行李擡在馬上，一隻手執着降妖寶杖，一隻手牽着韁繩，出松林，向南觀看，只見行者欣喜而來。沙僧迎道：「哥哥，却怎麼去請菩薩，此時纔來？焦殺我也！」行者道：「你還做夢哩。老孫已請了菩薩，降了妖怪。」行者却將菩薩的法力備陳了一遍。沙僧十分歡喜道：「救師父去也！」他兩個纔跳過澗，撞到門前，拴下馬匹，舉兵器齊打入洞裏，勦淨了羣妖，解下皮袋，放出八戒來。那獸子謝了行者道：「哥哥，那妖精在那裏？我去殺他幾把，出出氣來！」行者道：「且尋師父去。」三人竟至後邊，只見師父赤條條細在院中哭哩。沙僧連忙解繩，行者即取衣服穿上。三人跪在面前道：「師父吃苦了。」三藏謝道：「賢徒啊，多累你等。怎生降得妖魔也？」行者又

將請菩薩收童子之言，備陳一遍。三藏聽得，即忙跪下，朝南禮拜。行者道：「不消謝他，轉是我們與他作福，收了一個童子。」如今說童子拜觀音，五十三參，三參見佛，即是也。教：「沙僧，將洞內寶物收了，且尋米糧，安排齋飯，管待了師父。」那長老得性命，全虧孫大聖，取真經，只靠美猴精。師徒們出洞來，攀鞍上馬，找大路，篤志投西。

行了一個多月，忽聽得水聲振耳。三藏大驚道：「徒弟呀，又是那裏水聲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這老師父，忒也多疑，做不得和尚。我們一同四衆，偏你聽見甚麼水聲。你把那多心經又忘了也？」唐僧道：「多心經乃浮屠山烏巢禪師口授，共五十四句，二百七十個字。我當時耳傳，至今常念，你知我忘了那句兒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師父，你忘了「無眼耳鼻舌身意」。我等出家之人，眼不視色，耳不聽聲，鼻不嗅香，舌不嘗味，身不知寒暑，意不存妄想——如此謂之「祛禊六賊」。你如今爲求經，念念在意，怕妖魔，不肯捨身；要齋吃，動舌；喜香甜，嗅鼻；聞聲音，驚耳；觀事物，疑眸；招來這六賊紛紛，怎生得西天見佛？」

三藏聞言，默然沉慮道：「徒弟啊，我——」

「一自當年別聖君，奔波晝夜甚慙懃。芒鞋踏破山頭霧，竹笠沖開嶺上雲。夜靜猿啼殊可歎，月明鳥噪不堪聞。何時滿足三三行，得取如來妙法文？」

行者聽畢，忍不住鼓掌大笑道：「這師父原來只是思鄉難息！若要那三三行滿，有何難哉？常言道：『功到自然成。』」八戒回頭道：「哥啊，若照依這般魔障凶高，就走上上千年，也不得成功！」沙僧道：「二哥，你和我一般拙口鈍腮，不要惹大哥熱擦。且只捱肩磨擔，終須有日成功也。」

師徒們正話間，脚走不停，馬蹄正疾，見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，馬不能進。四衆停立岸邊，仔細觀看，但見那——

層層濃浪，疊疊渾波。層層濃浪翻烏潦，疊疊渾波捲黑油。近觀不照人身影，遠望難尋樹木形。滾滾一地墨，滔滔千里灰。水沫浮來如積炭，浪花飄起似翻煤。牛羊不飲，鴉鵲難飛。牛羊不飲嫌深黑，鴉鵲難飛怕渺瀰。只見岸上蘆葦知綠茂，灘頭花草鬪青奇。湖泊江河天下有，溪源澤洞世間多。人生皆有相逢處，誰見西方黑！

水河

唐僧下馬道：「徒弟，這水怎麼如此渾黑？」八戒道：「是那家潑了靛缸了。」沙僧道：「不然，是誰家洗筆硯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們且休胡猜亂道，且設法保師父過去。」八戒道：「這河若是老豬過去，不難，或是駕了雲頭，或是下河負水，不消頓飯時，我就過去了。」沙僧道：「若教我老沙，也只消縱雲躡水，頃刻而過。」行者道：「我等容易，只是師父難哩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這河有多少寬？」八戒道：「約摸有十來里寬。」三藏道：「你三個計較，着那個馱我過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八戒馱得。」八戒道：「不好馱。若是馱着騰雲，三尺也不能離地。常言道：『背凡人重若丘山。』若是馱着負水，轉連我墜下水去了。」

師徒們在河邊，正都商議，只見那上溜頭，有一人，掉下一隻小船兒來。唐僧喜道：「徒弟，有船來了。叫他渡我們過去。」沙僧厲聲高叫道：「掉船的，來渡人來渡人！」船上人道：「我不是渡船，如何渡人？」沙僧道：「天上人間，方便第一。你雖不是渡船，我們也不是常來打攪你的。我等是東土欽差取經的，你可方便方便，渡我們過去，謝你。」

那人聞言，却把船兒掉近岸邊，扶着槳道：『師父啊，我這船小，你們人多，怎能全渡？』三藏近前，看了那船兒，原來是一段木頭刻的，中間只有一個艙口，只好坐下兩個人。三藏道：『怎生是好？』沙僧道：『這船啊，兩遭兒渡罷。』八戒就使心術，要躲懶討乖，道：『悟淨，你與大哥在這邊看着行李馬匹，等我保師父先過去，却再來渡馬。教大哥跳過去罷。』行者點頭道：『你說的是。』

那猓子扶着唐僧，那梢公撐開船，舉掉沖流一直而去。方纔行到中間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捲浪翻波，遮天迷日。那陣狂風十分利害好風——

當空一片砲雲起，中溜千層黑浪高。兩岸飛沙迷日色，四邊樹倒振天號。翻江攪海龍神怕，播土揚塵花木凋。呼呼響若春雷吼，陣陣兇如餓虎哮。蟹螯魚蝦朝上拜，飛禽走獸失窩巢。五湖船戶皆遭難，四海人家命不牢。溪內漁翁難把釣，河間梢子怎撐篙。揭瓦翻磚房屋倒，驚天動地泰山搖。

這陣風，原來就是那掉船人弄的。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，眼看着那唐僧與豬八戒，連船

兒淬在水裏，無影無形，不知鑽了那方去也。這岸上，沙僧與行者心慌道：「怎麼好？老師父步步逢災，纔脫了魔障，幸得這一路平安，又遇着黑水速遞！」沙僧道：「莫是翻了船，我們往下溜頭找尋去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翻船，若翻船，八戒會水，他必然保師父，負水而出。我纔見那個掉船的有些不正氣，想必就是這厮弄風，把師父拖下水去了。」

沙僧聞言道：「哥哥何不早說？你看看馬與行李，等我下水找尋去來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水色不正，恐你不能去。」沙僧道：「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？去得去得！好和尚，脫了褊衫，札抹了手脚，輪着降妖寶杖，撲的一聲，分開水路，鑽入波中，大搭步行將進去。」

正走處，只聽得有人言語。沙僧閃在旁邊，偷睛觀看，那壁廂有一座亭臺，臺門外橫掛了八個大字，乃是「衡陽峪黑水河神府」；又聽得那怪物坐在上面道：「一向辛苦，今日方能得物。這和尚乃十世修行的好人，但得吃他一塊肉，便做長生不老人。我爲他也等般多時，今朝却不負我志！」教「小的們，快把鐵籠抬出來，將這兩個和尚圍圍蒸熟，具東去請二舅爺來，與他暖壽。」

沙僧聞言，按不住心頭火起，掣寶杖，將門亂打，口中罵道：「那潑物，快送我唐僧師父與八戒二兄出來！」說得那門內妖邪，急跑去報：「禍事了！老怪問：甚麼禍事？」小妖道：「外面有一個晦氣色臉的和尙，打着前門罵，要人哩！」

那怪聞言，即喚取披掛。小妖抬出披掛，老妖結束整齊，手提一根竹節鋼鞭，走出門來，真個是凶頑毒像。但見：

方面圓睛霞彩亮，捲唇巨口血盆紅。幾根鐵線稀髻擺，兩鬢硃砂亂髮蓬。形似顯靈真太歲，貌如發怒狠雷公。身披鐵甲團花燦，頭戴金盔嵌寶濃。竹簡鋼鞭提手內，行時滾滾拽狂風。生來本是波中物，脫去原流變化兇。要問妖邪真姓字，前身喚做小鼉龍。

那怪喝道：「是甚人在此打我門哩？」沙僧道：「我把你個無知的潑怪，你怎麼弄玄虛，變作梢公，架船將我師父攝來，快早送還，饒你性命！」那怪呵呵笑道：「這和尚不知死活，你師父是我拿了，如今要蒸熟了請人哩！你上來，與我見個雌雄！三合敵得我啊，還你師父；如三

合敵不得，連你一發都蒸吃了，休想西天去也！」

沙僧聞言大怒，輪寶杖，劈頭就打；那怪舉鋼鞭，急架相迎。兩個在水底下，這場好殺！

降妖杖與竹節鞭，二人怒發各爭先。一個是黑水河中千載怪，一個是靈霄殿外

舊時仙。那個因貪三藏肉中吃，這個爲保唐僧命可憐。都來水底相爭鬪，各要功

成兩不然。殺得蝦魚對對搖頭躲，蟹鱉雙雙縮首潛。只聽水府羣妖齊擂鼓，門前

衆怪亂爭喧。好個沙門真悟淨，單身獨力展威權。躍浪翻波無勝敗，鞭迎杖架兩

牽連。算來只爲唐和尚，欲取真經拜佛天。

他二人戰經三十回合，不見高低。沙僧暗想道：「這怪物是我的對手，枉自不能取勝，且

引他出去，教師兄打他。」這沙僧虛丟了個架子，拖着寶杖就走。那妖精更不趕來，道：「你去

罷，我不與你鬪了。我且具柬帖兒去請客哩。」

沙僧氣噓噓跳出水來，見了行者，道：「哥哥，這怪物無禮！」行者問道：「你下去許多時

纔出來，端的是甚妖邪？可曾尋見師父？」沙僧道：「他這裏邊，有一座亭臺，門外橫書八個

大字喚做「衡陽峪黑水河神府。」我閃在一旁，聽他在裏面說話，教小的們洗刷鐵籠，待要把師父與八戒蒸熟了，去請他舅爺來暖壽，是我發起怒來，就去打門。那怪物提一條竹節鋼鞭，走出來，與我鬪了這半日，約有三十合，不分勝負。我却使個佯輸法，要引他出來，着你助陣。那怪物弄得緊，他不來趕我，只要回去具柬請客，我纔上來。」行者道：「不知是個甚麼妖怪？」沙僧道：「那模樣像一個大鱉，不然，便是個鼉龍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不知那個是他舅爺？」

說不了，只見那下灣裏走出一個老人，遠遠的跪下，叫：「大聖，黑水河河神叩頭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莫是那掉船的妖邪，又來騙我麼？」那老人磕頭滴淚道：「大聖，我不是妖邪，我是這河內真神。那妖精舊年五月間，從西洋海，趁大潮，來於此處，就與小神交鬪。奈我年邁身衰，敵他不過，把我坐的衡陽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奪去住了；又傷了我許多水族。我却沒奈何，竟往海內告他。原來西海龍王是他的舅舅，不准我的狀子，教我讓與他住。我欲啟奏上天，奈何神微職小，不能得見玉帝。今聞得大聖到此，特來參拜投生，萬望大聖與我出力報冤！」

行者聞言道：「這等說，西海龍王都該有罪。他如今攝了我師父與師弟，揚言要蒸熟了，

去請他舅舅暖壽，我正要去拿他，幸得你來報信。這等河神，你陪着沙僧在此看守，等我去海中，先把那海龍王捉來，教他擒此怪物。」河神道：「深感大聖大恩！」

行者即駕雲，徑至西洋大海。按筋斗，捻了避水訣，分開波浪，正然走處，撞見一個黑魚精，捧着一個渾金的請書匣兒，從下流頭，似箭如梭，鑽將上來；被行者撲個滿面，掣鐵棒，分頂一下，可憐就打得腦漿迸出，腮骨查開，嚼都的一聲，飄出水面。他却揭開匣兒看處，裏邊有一張簡帖，上寫着——

「愚甥飄灑，頓首百拜，啟上二舅爺敖老大人臺下，向承佳惠，感感。今因獲得二物，乃東土僧人，實爲世間之罕物。甥不敢自用，因念舅爺聖誕在邇，特設菲筵，預祝千壽。萬望車駕速臨，是荷！」

行者笑道：「這厮都把供狀先遞與老孫也！」正纔袖了帖子，往前再行，早有一個探海的夜叉，望見行者，急抽身轉上水晶宮，報：「大王，齊天大聖孫爺爺來了！」那龍王敖順，即領衆水族，出宮迎接道：「大聖，請入小宮少坐，獻茶。」行者道：「我還不會吃你的茶，你倒先吃

了我的酒也！龍王笑道：『大聖一向皈依佛門，不動葷酒，却幾時請我吃酒來？』行者道：『你便不會去吃酒，只是惹下一個吃酒的罪名了。』敖順大驚道：『小龍爲何有罪？』

行者袖中取出簡帖兒，遞與龍王。龍王見了，魂飛魄散，慌忙跪下，叩頭道：『大聖恕罪！那厮是舍妹第九個兒子，因妹夫錯行了風雨，刻減了雨數，被天曹降旨，着人曹官魏徵丞相，夢裏斬了舍妹無處安身，是小龍帶他到此，恩養成成人。前年不幸，舍妹疾故，惟他無方居住，我着他在黑水河養性修真，不期他作此惡孽，小龍卽差人去擒他來也。』

行者道：『你令妹共有幾個賢郎都在那裏作怪？』龍王道：『舍妹有九個兒子，那八個都是好的。第一個小黃龍，見居淮瀆；第二個小驪龍，見住濟瀆；第三個青背龍，占了江瀆；第四個赤髯龍，鎮守河瀆；第五個徒勞龍，與佛祖司鐘；第六個穩獸龍，與神宮鎮脊；策七個敬仲龍，與玉帝守擎天華表；第八個蜃龍，在大家兄處，祇據太岳。此乃第九個鼉龍，因年幼無甚執事，自舊年，纔着他居黑水河養性，待成名，別遷調用，誰知他不遵吾旨，沖撞大聖也。』

行者聞言，笑道：『你妹妹有幾個妹丈？』敖順道：『只嫁得一個妹丈，乃涇河龍王。向年

以此被斬，舍妹孀居於此，前年疾故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一夫一妻，如何生此幾個雜種？」敖順道：「此正謂『龍生九種，九種各別。』」行者道：「我纔心中煩惱，欲將簡帖爲證，上奏天庭，問你個通同作怪，搶奪人口之罪；據你所言，是那厮不遵教誨，我且饒你這一次；一則是看你昆玉分上，二來只該怪那厮年幼無知，你也不甚知情，你快差人擒來，救我師父，再作區處。」敖順卽喚太子摩昂：「快點五百蝦魚壯兵，將小鼉捉來問罪，一壁廂安排酒席，與大聖陪禮。」行者道：「龍王再勿多心，既講開，饒了你便罷，又何須辦酒？我今須與你令郎同去。」一則老師父遭愆，二則我師弟盼望。」

那老龍苦留不住，又見龍女捧茶來獻，行者立飲他一盞香茶，別了老龍，隨與摩昂領兵離了西海，早到黑水河中。行者道：「賢太子，好生捉怪，我上岸去也。」摩昂道：「大聖寬心，小龍子將他拿上來，先見了大聖，懲治了他罪名，把師父送上來，纔敢帶回海內見我家父。」行者欣然相別，捏了避水訣，跳出波津，徑到了東邊岸上。沙僧與那河神迎着道：「師兄，你去時從空而去，怎麼回來却自河內而回？」行者把那打死魚精，得簡帖，怪龍王，與太子同

領兵來之事，備陳了一遍。沙僧十分歡喜，都立在岸邊，候接師父不題。

却說那摩昂太子，着介士先到他水府門前，報與妖怪道：「西海老龍王太子摩昂來也。」妖怪正坐，忽聞摩昂來，心中疑惑道：「我差黑魚精投簡帖拜請二舅爺，這早晚不見回話，怎麼舅爺不來，却是表兄來耶……」

正說間，只見那巡河的小怪，又來報：「大王，河內有一枝兵，屯於水府之西，旗號上書着『西海儲君摩昂小帥。』」妖怪道：「這表兄却也狂妄，想是舅爺不得來，命他來赴宴；既是赴宴，如何又領兵勞士？」咳！但恐其間有故。」教：「小的們，將我的披掛鋼鞭伺候，恐一時變暴，待我且出去迎他，看是何如。」

衆妖領命，一個個擦掌摩拳，準備。這龍出得門來，真個見一枝海兵，割營在右，只見：
征旗飄繡帶，畫戟列明霞。寶劍凝光彩，長鎗纓繞花。弓彎如月小，箭插似狼牙。大
刀光燦燦，短棍硬沙沙。鯨鯨並蛤蚌，蟹蟹共魚蝦。大小齊齊擺，干戈似密麻。不是

元戎令，誰敢亂爬躑？

鼉怪見了，竟至那營門前，厲聲高叫：『大表兄，小弟在此拱候，有請。』有一個巡營的螺，急至中軍帳，報：『千歲殿下，外有鼉龍叫請哩。』太子按一按頂上金盔，束一束腰間寶帶，手提一根三稜簡，拽開步，跑出營去，道：『你來請我怎麼？』鼉龍進禮道：『小弟今早有簡帖，拜請舅爺，想是舅爺見棄，着表兄來的。兄長既來赴席，如何又勞師動衆，不入水府，札營在此，又貫甲提兵，何也？』太子道：『你請舅爺做甚？』妖怪道：『小弟一向蒙恩賜居於此，久別尊顏，未得孝順。昨日捉得一個東土僧人，我聞他是十世修行的元體，人吃了他，可以延壽，欲請舅爺看過，上鐵籠蒸熟，與舅爺暖壽哩。』

太子喝道：『你這廝十分懵懂！你道僧人是誰？』妖怪道：『他是唐朝來的僧人，往西天取經的和尙。』太子道：『你只知他是唐僧，不知他手下徒弟利害哩。』妖怪道：『他有一個長嘴的和尙，喚做個猪八戒，我也把他捉住了，要與唐和尚一同蒸吃。還有一個徒弟，喚做沙和尚，乃是一條黑漢子，晦氣色臉，使一根寶杖。昨日在這門外與我討師父，被我帥出河兵，一

頓鋼鞭，戰得他敗陣逃生，也不見怎的利害。」

太子道：「原來是你不知！他還有一個大徒弟，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上方太乙金仙齊天大聖；如今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，是普陀巖大慈大悲觀音菩薩勸善，與他改名喚做孫悟空行者。你怎麼沒得做，撞出這件禍來？他又在我海內遇着你的差人，奪了請帖，徑入水晶宮，拿捏我父子們有結連妖邪搶奪人口之罪。你快把唐僧八戒，送上河邊，交還了孫大聖，憑着我與他陪禮，你還好得性命；若有半個不字，休想得全生居於此也！」

那怪聽聞此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我與你嫡親的姑表，你反護他人，就教把唐僧送出天地間那裏有這等容易事也！你便怕他，莫成我也怕他？他若有手段，敢來我水府門前，與我交戰三合，我纔與他師父；若敵不過我，就連他也拿來，一齊蒸熟，也沒甚麼親人，也不去請客，自家關了門，教小的們唱唱舞舞，我坐在上面，自在在吃他娘不是！」

太子見說，開口罵道：「這潑邪果然無狀！不要教孫大聖與你對敵，你敢與我相持麼？」那怪道：「要做好漢，怕甚麼相持！」教：「取披掛！」呼喚一聲，衆小妖獻上披掛，捧上鋼鞭。他

兩個變了臉，各逞英雄，傳號令，一齊擂鼓。這一場比與沙僧爭鬪，甚是不同。但見那：

旌旗照耀，戈戟搖光。這壁廂營盤解散，那壁廂門戶開張。摩昂太子提金簡，羅性輪鞭急架債。一聲砲響，河兵烈，三棒鑼鳴，海士狂。蝦與蟹爭，蟹與蟹鬪。鯨鯨吞赤鯉，鱷鮑起黃鱔。鯊鯊吃魮鯮魚走，牡蠣擒蜆蛤蚌慌。少揚刺硬如鐵棍，鱗司針利似鋒芒。鱗鱗追白蟻，鱸鱸捉烏鰂。一河水怪爭高下，兩處龍兵定弱強。混戰多時波浪滾，摩昂太子賽金剛。喝聲金簡當頭重，拿住妖羅作怪王。

這太子將三稜簡閃了一個破綻，那妖精不知是詐，鑽將進來；被他使個解數，把妖精右臂，只一簡，打了個躡躡；趕上前，又一拍脚，跌倒在地。衆海兵一擁上前，揪翻住，將繩子背綁了雙手，將鐵索穿了琵琶骨，拿上岸來，押至孫行者面前道：『大聖，小龍子捉住妖羅，請大聖定奪。』

行者與沙僧見了道：『你這厮不遵旨令，你舅爺原着你在這居住，教你養性存身，待你名成之日，別有遷用；你怎麼強占水神之宅，倚勢行兇，欺心誑上，弄玄虛，騙我師父，師弟？我待

要打你這一棒奈何老孫這棒子甚重，略打打兒就了了性命。你將我師父安在何處哩？」

那怪叩頭不住，道：「大聖，小鼈不知大聖大名，却纔逆了表兄，騁強背理，被表兄把我拿住。今見大聖，幸蒙大聖不殺之恩，感謝不盡。你師父還網在那水府之間，望大聖解了我的鐵索，放了我手，等我到河中送他出來。」摩昂在旁道：「大聖，這厮是個遺怪，他極奸詐；若放了他，恐生惡念。」沙和尚道：「我認得他那裏，等我尋師父去。」

他兩個跳入水中，竟至水府門前。那裏門扇大開，更無一個小卒。直入亭臺裏面，見唐僧、八戒，赤條條都網在那裏。沙僧卽忙解了師父，河神亦隨解了八戒，一家背着一個，出水面，竟至岸邊。豬八戒見那妖精鎖綁在側，急掣鋸上前砍築，口裏罵道：「潑邪畜！你如今不吃我了！」行者扯住道：「兄弟，且饒他死罪罷。看敖順賢父子之情。」

摩昂進禮道：「大聖，小龍子不敢久停，既然救得你師父，我帶這厮去見家父；雖大聖饒了他死罪，家父決不饒他活罪，定有發落處置，仍回復大聖謝罪。」行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領他去罷，多多拜上令尊，尙容面謝。」

那太子押着那妖潑，投水中，帥領海兵，竟轉西洋大海不題。

却說那黑水河神謝了行者道：『多蒙大聖復得水府之恩！』唐僧道：『徒弟啊，如今還在東岸，如何渡此河也？』河神道：『老爺勿慮，且請上馬，小神開路，引老爺過河。』那師父纔騎了白馬，八戒採着韁繩，沙和尚挑了行李，孫行者扶持左右，只見河神作起阻水的法術，將上流攔住。須臾，下流撤乾，開出一條大路。師徒們行過西邊，謝了河神，登崖上路。這正是：

禪僧有救朝西域，
徹地無波過黑河。

畢竟不知怎生得拜佛求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